

# 家庭代际关系与农村父母的福利：基于流动父母与非流动父母的比较

作者：崔烨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 28 号西安交通大学

电邮：[abcuiyes@126.com](mailto:abcuiyes@126.com)

作者：靳小怡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咸宁西路 28 号西安交通大学

电邮：[xiaoyijin@mail.xjtu.edu.cn](mailto:xiaoyijin@mail.xjtu.edu.cn)

摘要：

研究背景：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5》显示，截至 2014 年年末，以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 2.53 亿，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成为主流，农村流动老人的规模不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4 年 65 岁以上人口数为 1.37 亿人，占比 10.1%。《社会蓝皮书：2014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提出，老年人的自杀率随着年龄的增高而提升，65 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杀率呈急剧升高趋势，伴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老年人心理问题更加突出。

家庭代际关系是影响福利的要素之一，对个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福利都有帮助 (Rossi and Rossi, 1990)。家庭代际团结聚焦于家庭凝聚力，被视为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健康老龄化和老年人社会融合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1)；有研究发现家庭团结有助于更好地处理家庭危机，比如守寡 (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4) 或迁移 (Katz and Lowenstein, 1999)，从而提高福利水平。然而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同时，研究者也建议在分析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福利的影响前，应该考虑到代际关系的不同方面 (Lee and Ellithorpe, 1982)。

由于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较低比例和生命过程中生育、就业及受教育阶段的完成，对国内流动迁移老年人口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2004）的研究很少。这些文献主要关注老年人口流动的特征、构成和流向（张伊娜，周双海, 2013;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2004; 周皓, 2002; Dou and Liu, 2015），流动的动机与影响因素（程雅璐, 2015; 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2004; 张伊娜，周双海, 2013; 周皓, 2002; Dou and Liu, 2015），老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参与、城市适应、社会支持与融入（王世斌，申群喜，王明忠, 2015; 苗瑞凤, 2012; 王世斌，申群喜，连茜平, 2013）以及晚年流动对流入地社区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影响（李芬, 2015; 张伊娜，周双海, 2013）。然而，现存研究很少关注晚年流动对流动者本身福利的影响。

国内流动迁移老年人口方面的研究很少（孟向京，姜向群，宋健等, 2004），更鲜有对流动老人福利的关注。Peng et al.(2015)调查了在深圳市的流动老人和当地老人，发现从子女处

获取情感支持可以正向地预测流动老人的主观福利，而在当地老年人中给子女提供情感支持与主观福利正相关，但是两个群体的主观福利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家庭支持和身体健康可能是老年移民主观福利和精神健康重要影响因素的前人研究成果（Silveira and Ebrahim, 1998; Silveira et al., 2002），作者认为文中发现的深圳流动老人和当地老人在总体代际支持和自评健康状况上没有显著不同可能是两个群体的主观福利没有显著差异的原因。孟向京等（2004）发现多数老年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以及邻里社区关系、医疗条件等都基本满意。杨晔琴等（2012）对比了温州市迁移老人在迁移前后的生活满意度，发现老人在迁移后生活满意度较迁移前有所提高。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老人迁移后回归非空巢状态，享受着与子女同住的天伦之乐。总之，关于中国流动父母福利的研究还很少，流动对父母福利的影响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研究目标：**在本文中，我们将在以下方面拓展中国父母福利的研究：首先，基于代际团结模式，探索中国情景下的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父母福利的影响；其次，探索在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趋势下，农村父母流动将对他们的福利产生怎样的影响；最后，检验流动如何影响家庭代际关系与农村父母福利之间的关系。

**研究数据：**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先后于 2013 年 12 月在深圳市 P 区、2015 年 6 月在河南省 Y 县进行的农村父母抽样调查。2013 年 P 区农村父母调查的主要受访对象为子女在深圳务工的、非本地的农村户籍父母，即农村流动父母。2015 年 Y 县农村父母调查的主要受访对象是具有农村户籍的常住父母，即非流动的农村父母。调查样本量为 669 个，经过筛选，本文的操作样本为 552 个。

**因变量：**农村父母的福利用生活满意度来测量。采用 SWLS 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Diener et al., 1985）来测量农村父母的生活满意度。

**自变量：**家庭代际关系主要用农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情感、支持交换与共识等来测量：代际联系用农村父母与子女的联系频率来测量，答案选项为从“从不联系”到“每天”的七个等级，依次赋值为 0-6。将农村父母与每个子女的联系频率加总得到代际之间的联系水平。代际情感主要通过询问农村父母以下问题来获得：“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这个孩子（感情上）亲近吗？”答案处理为从“不亲近”、“一般”和“很亲近”，依次赋值为 0-2。将农村父母与每个子女情感互动的平均得分作为代际情感的亲近水平，得分越高表示农村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关系更好。代际支持交换用农村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双向经济支持和家务帮助来测量：经济支持指在调查前 12 个月里父母从子女处获得以及他们给子女提供钱、食品或礼物的情况，将所有子女提供或获得的经济支持总量加总取对数得到代际经济支持交换的水平；家务帮助指在调查前 12 个月里父母从子女处获得以及他们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的频率，将从“很少或没有”到“每天都做”的四个等级依次赋值为 0-3，同时把所有子女提供或获得的家务帮助频率加总得到代际之间家务帮助的水平。本文把代际共识操作化为农村父母与子女在同一事物上的看法相似性，答案选项有从“很不相似”到“非常相似”的五个等级，依次赋值为 0-4。将农村父母与每个子女的看法相似性得分进行加总得到代际价值观共识的水平。

**农村父母类型。**按照是否流动，把农村父母划分为流动父母与非流动父母。其中，流动父母指跟随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生活的农村父母。

**控制变量**包括农村父母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收入、健康与子女数量等。

本文主要采用**交叉表分析和层级 OLS 回归分析**的方法。

**研究结果：**流动父母的主观福利水平更高，其生活满意度得分（均值为 3.53）显著地大于非流动父母（均值为 2.06）。在家庭代际关系方面，除了看法相似性以外，流动父母与非流动父母在联系频率、情感亲近度及支持交换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流动父母与子女的联系频率显著地高于非流动父母。非流动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互动更多。

表2 农村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与主观福利（N=552）

项目	流动父母	非流动父母	t 检验
<b>主观福利</b>			
生活满意度	3.53	2.06	***
<b>家庭代际关系</b>			
联系频率	11.95	9.04	***
情感亲近度	1.70	1.88	***
接受经济支持	6761.57	2572.33	***
接受经济支持 ( $ln+1$ )	7.28	5.48	***
接受家务帮助	2.60	2.08	*
提供经济支持	2797.31	336.17	***
提供经济支持 ( $ln+1$ )	3.01	1.05	***
提供家务帮助	3.15	1.43	***
看法相似性	6.21	6.64	ns

注：+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在模型 1 中，情感亲近度 ( $\beta=0.13$ ,  $p<0.01$ )、接受经济支持 ( $\beta=0.16$ ,  $p<0.001$ )、看法相似性 ( $\beta=0.12$ ,  $p<0.05$ ) 与农村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与子女的情感越亲近、从子女处获取经济支持越多、看法相似性越高的农村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流动父母与非流动父母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 $\beta=0.41$ ,  $p<0.001$ )，流动父母的生活满意度高于非流动父母。社会人口特征变量被纳入模型 2 后，模型 1 中的生活满意度在家庭代际关系和农村父母类型上的显著差异仍保持有效。最后，在模型 3 中引入家庭代际关系与农村父母类型的交互项。在所有的 7 个交互项中，只有接受经济支持和提供家务帮助是显著的。我们把显著的交互项展示在模型 3 中。结果显示，在农村父母从子女处接受经济支持时，流动父母比非流动父母受益更少；而流动父母在给子女提供家务帮助上比非流动父母获得更大的生活满意度。

表3 农村父母生活满意度的OLS回归标准化系数（N=55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家庭代际关系</b>			
联系频率	-0.08	-0.06	-0.04

情感亲近度	0.13**	0.10*	0.16*
接受经济支持	0.16***	0.15***	0.22***
接受家务帮助	-0.01	-0.02	0.02
提供经济支持	-0.04	-0.04	0.04
提供家务帮助	0.00	0.02	-0.06
看法相似性	0.12*	0.18**	0.17*
<b>农村父母类型</b>			
流动父母	0.41***	0.41***	0.82***
<b>社会人口特征</b>			
男性		-0.01	-0.01
年龄		0.08	0.10+
有配偶		-0.02	-0.00
初中及以上		0.08+	0.07+
收入		-0.04	-0.04
健康较好		0.15***	0.16***
子女数量		-0.10	-0.10
<b>交互项</b>			
流动父母*接受经济支持			-0.25*
流动父母*提供家务帮助			0.16+
<b>R<sup>2</sup></b>	0.21	0.24	0.26

注: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结论与讨论:** 基于代际团结理论, 本文分析了农村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即代际联系、情感、支持交换与共识)与福利, 并探讨了晚年流动的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父母的福利具有显著影响, 代际情感、接受经济支持与代际共识有助于农村父母的福利, 而代际联系、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家务帮助上的代际交换对农村父母的福利没有显著作用。流动改变了以父母为中心的传统居住安排模式和家庭代际关系, 是对农村流动家庭在流入地城市现实需求的响应。流动增进了农村父母的福利, 同时以复杂的方式调节着家庭代际关系与福利之间的关系: 流动降低了接受经济支持对农村父母福利的积极作用, 但是增进了提供家务帮助的积极影响。